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十七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

三十

傳

又

策

魏

鍾會母傳

鍾會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

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慎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尙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晏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

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
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
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
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
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
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
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
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
衣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
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
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賻
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

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唐

負笈者傳

王績

言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笈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笈者曰夫麗朱者丹粉也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塵五藏不能無受也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豈足以嘆負笈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

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一自物其不生乎
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
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善言
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
得羸嘆而嗟文王乎負其笻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
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
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
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
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

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
友平泉客常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
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
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
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晏遊召者
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
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
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
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
乘興屢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輦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
陶謝詩書數卷輦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琴便去抱
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篇日

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孟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

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
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旣而
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
皆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
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
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
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文中子世家

縣志篇末有後劉禹錫爲墓碣云八字攷
劉後杜百餘年杜文豈得贅以劉事似誤

今刪

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
祖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
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寓生

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元謨次曰元則元謨
以將畧陞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
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
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曰
晉陽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
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
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爲昌樂令遷猗
氏銅川所治著稱職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
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
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
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嘆曰王道無

敘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
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
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
子蓋憂皇綱不振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
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
歲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兩遊長安見
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
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下其議於公卿
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
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
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
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

年復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
蓋遷焉高祖穆公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於河汾
故有墳壠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
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
焉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
竝不至十三年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仲尼旣沒文不在
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
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
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

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卷讚
易七十篇列爲十卷遭亂藏於笥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
夫人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宋

辯五代史闕文傳

王禹偁

王禹偁曰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咸
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
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
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
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
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旣負才慢世謂已當
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

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

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亭記云云

已上梁史舊文

按圖河

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參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是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

憐借笏赴朝叅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尙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璨爲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愼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畧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顯於食祿

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狗遯棲之志宜放歸
中條山詔辭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
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
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二程母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一世爲河東大姓曾祖
元祖曷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
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
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
悟過人女工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
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
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

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
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
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
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舍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
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
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
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
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
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
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
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
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